遍青山啼紅了杜鵑——牟師臨終

李淳玲

三月十三日前後，心中惦念著牟師打電話給祖漢，清恩說：「祖漢正要給妳電話，牟老師住院了！」接著祖漢說：「老師喘得利害，所以住進醫院。」並說年後台北的氣候寒濕，不知是否對老人家的呼吸有影響？我心中起伏不定，回想十一月初返台探望老師的形景。當時老師還能散步，跟我說醫生說他沒病，只是兩腿虛弱無力，我們還一起去聽一場「上崑」的演出。老師當時對小孫女鴻貞在台居留的身份憂心如焚，並且對即將返台定居的師母有無限的思念。臨行時老師還說：「有空、就常回家來看看！」就像往常一樣，我總是答應他還要回來看他，然後就飄然消逝。

掛斷電話後，我急忙連絡以嫻，並與她分頭和台北的管道維持每隔二十四小時的緊密聯繫。這期間消息時好時壞，我們的心情也跟著上下波動。直到十六日傳來：「爺爺住進加護病房了！」跟著又有好轉的起勢，老師想回家，我們心中稍安！然後又轉壞，以嫻提醒我通知淑靜；我同時想起通知在德國的明輝。結果明輝要到四月二十日才能返台；淑靜卻急急提身就走，在三月二十二日趕回台北探望老師。淑靜返台後每隔一、兩天就來電告知詳情，有時我們也等不及，就先打電話回去問訊。我則一面盤算何時能行，要怎樣才能安排種種身不由己的事宜。

四月四日消息傳來老師的眼光渙散，可能已經看不清楚了，沒有意識，只剩下一些反射作用。護士說如果意識的滿分四十五分，老師只剩下七、八分。這真是晴天霹靂！我以為老師是彌留了，淑靜緊跟著問：「妳呢？」我說：「我實在不願意去送終，往年我都是回去看老師，然後再回來，我想跟以前一樣，回去看看他，請他好好休養，然後夏天再與以嫻一道回去看他。」我這樣一廂情願、避重就輕，以為老師會等我們到夏天。這會兒淑靜描述了老師的情況危急，我竟想既然如此，等葬禮定了再安排行程，想藉以為分身術，為我安排難解的行程。

誰想四月六日淑靜再度簡報說老師又醒了。醫生說老師的心臟還自主地在運作，意識還在，只是體力太差；有胃出血，現正在輸血，只要血流量均勻，沒有併

發症就可以繼續治療；腎臟也是一樣，只要洗腎的血流均衡，沒有併發症就可以治療。我跳了起來，不再拖延，心中無限高興，心想他強大的生命力量，不是隨便可以算的。我趕忙連絡機票，取消原已訂妥的美東行，決定轉回去看他，就像往常一樣，去看他以後還要回來，然後夏天再去，然後年年都去，就像過去一樣，並不是去送終！我後來知道這一日惠貞也上來看過他。

抵達台北是四月十日上午九點四十分，前一天與淑靜在電話裡說好上午十一點去看老師。十點半到達醫院，淑靜告知老師已有細菌感染，現正用大量抗生素治療，我忍不住失聲而泣，與淑靜一同進入加護病房。老師的意識是清醒的，看到我就跟近年來每次相見時一樣，豎起大拇指說「回來啦！」只是這次有口形而無聲音，並且大拇指也因他躺在床上而平起。

我見他呼吸艱難，與五個月前判若兩人，驚痛得呆了，緊握著他的手，淚水就潺潺流下，淑靜同時在右側，急切地安慰老師，要老師安心、放心，放心、安心！我是情緒奔騰加上頭腦混亂，腦子胡亂一轉，竟糊塗到衝口脫出：「老師難道要我帶鴻貞去美國？」我是想到老師為了鴻貞居留的牽掛，並一路來申辦的困難，就歧出這個帶去美國的主意，完全忽略了老師的計劃。老師生氣了，用力將左手一震，把我震開，我登時倒退了一步，失聲道：「老師生氣了！一定是我說錯了什麼，或是做錯了什麼！」我同時看見老師緊緊捉住淑靜的手，並以左手企圖比劃，口裡不斷地想說話；淑靜讀了一下老師的口形，回身對我說：「妳跟她說！」我是惶恐極了，心想老師從來沒罵過我，這會兒話說得這麼急促，到底是那一句話說錯了，我還回轉不過來。出去以後淑靜不斷寬慰我說：這一向老師不能發聲，旁人揣測不到他的意思，他常生氣，要我不要難過。我卻難過極了，開始冷靜思考當該跟老師說什麼，他意識清明，卻沒有精力再聽我胡說八道，我如果不能把話想明白，就不當胡說，省得惹他費力生氣！

下午兩點我們再進去，輕握著他的手，我說：「老師，您一向不是教我們『道行之而成嗎？』我們是笨些，但是只要依著理性，一步一步按步就班地行，不就可以走出一條路嘛！現在您累了，請您休息一下。一會兒，我跟淑靜要去看師母，等看完師母再回來看您。」我感覺老師比較平靜，輕輕握了一下我的手！同時淑靜也

重覆要去看師母的話。我們覺得他比早上平靜，但又恐是因早上激動過累的自然反應，仍然沒能摸透他的心意。

我們去看師母，聆聽師母細細的傾訴，我聽明白鴻貞陪伴師母的意思，但是也不敢確知這就是老師的牽掛。與師母吃了晚飯，就急急回到醫院；這其間，元一有電話來與師母話家常，並說兩天後來看爸爸。晚上這次探望，我在右側，淑靜在左側。我先說：「老師辛苦了，捨不得看見老師這麼辛苦…」然後跟著說：「剛剛去看了師母，陪師母吃了晚飯，師母很好。元一也說過兩天再來看老師。」我感覺老師似乎很寧靜，跟著說：「老師今天累了，好好休息，明天再來看您！」只見老師同時把雙手一鬆，並舉起右手食指指著門。我們確知老師是與我們道晚安，要我們：「回去吧！」〔口形揣測〕

當晚與以嫻連絡，細說老師的形景，我自己挨罵驚魂甫定，加上一向沒出息的毛病，竟有一點想回家，又希望以嫻在，因為她一向思慮細密謹慎，斷不會惹老師生氣的。我轉念又想，我老這樣粗疏逃避也不成，明天先跟老師認錯再說，帶著疲倦的身心我安然昏睡過去。

十一日早上，淑靜與我等到最後一批進去，淑靜站右，我站左。我開始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跟老師說：「老師，如果我沒有體貼到您的意思，請您一定要原諒！…一切都是一樣的，過去怎樣待老師，將來怎樣待師母…以前怎樣回來探望老師，以後就怎樣回來探望師母…請老師一定要放心，我們做得到的。」老師張開左手掌，拍迎並握住我的左手；然後抓起淑靜的手，來和我的手及他自己的手合握，淑靜跟著說：「會、我們一定會大家一起來作，老師您放心！」只見老師將他的手連同我們的手一齊緩緩放下，安放在胸前。一會兒，老師又舉起他的手掌與淑靜的手掌拍拍。此時醫護人員進來四、五人，還包括醫生，急急增加強心劑的劑量，老師的血壓開始往下降，我們不敢妨礙醫療，離開。抬眼望壁鐘正是中午十二點，已經超過探訪時間半個鐘頭。

下午兩點，清美來探老師。淑靜不知跟老師說些什麼？還要老師如果聽到了就扎扎眼，老師沒有回應。我只覺得老師精神不如早上，血壓在八十五、五十五左

右。出來後與清美談談就去學生書局找黃新新小姐，黃小姐決定晚上一齊去看老師。

七點這次，黃小姐一進去，護士就上前來對她說明老師的危急。黃小姐心一揪、人一慌就衝出來要我們快點進去看。淑靜與我進去後，只見洗腎機剛剛撤開，醫生跟著解釋藥量增高，血壓一直沒有回昇，不能再洗腎了，否則血壓會更低。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，請儘快通知家屬。我們在外頭一陣慌亂，然後就想到當該去帶師母。我已經完全明白老師魂繫夢牽是放心不下師母，他不忍心他去後未亡人的孤單哀慟。當下就與淑靜說我們答應老師要照顧師母的，現在就去帶她！

師母是九點鐘到的，進去以後就在老師的右側輕喚，我在門外看見師母輕柔地傾俯在老師身邊，心中十分感動。師母大約跟老師傾訴了一個多鐘頭，十點多由乾兒子樊克偉送回家。小孫女鴻貞留守，淑靜、黃小姐、吳明及我相伴。

深夜，月惠由南部趕到，醫院已當我們是家屬，由我們隨時進去探視。月惠進去後，我悄悄隨入，只見月惠輕揉老師左手的合谷穴、內關穴。月惠如此細緻輕柔，我心想老師一定很舒服，不禁安慰地一笑。月惠說老師的反應與平日一般無二，老師當知月惠來看他。老師此時還很暖，尤其是左半邊比右半邊還暖。鴻貞也隔段時候就進去看看。我因醫生說不是今晚、就是明晨，忍不住思考晨曦時的透冷，恐怕老師在那時抵不住一冷，就扣住五、六點的時分，深恐在那時會有變化。

誰知老師是不能算的，時間到了，淑靜進去看，出來就跟我說覺得有點怪異。月惠與我跟進，月惠還是一樣為老師按摩，我則看見一張安詳寧和的臉，恰似迎著朝陽安睡的嬰兒，靜謐、和煦、寧靜。嘴角有些淡淡咖啡色的泡沫流出，我拿了一根棉花棒輕輕將泡沫拭去。我真是高興，就說：「老師反正本事大得很，等會兒他這樣睡幾天，精神來了就又爬起來了！」我拉著左邊黃小姐的手問她：「妳說是不是？」她睜大眼遲疑地輕輕搖頭；我又問：「淑靜、妳說是不是？老師睡一睡，就又爬起來了！」淑靜搖搖頭說：「我想不會了！」此時右前方迎來月惠的燦然一笑，她說：「我跟李姐的想法一樣，老師睡一睡，就會好起來的！」我後來想想這大概就是一般人說的「迴光返照」。我無知，不曉得老師踐形無間，連最後一次的朝陽，都能如是如是地迎來滋潤他的身形。

近八點師母來，再度進去探望老師，老師此時病容復現，漸漸有醫師描述的徵相。師母在裡頭待了半個鐘頭。醫生說強心劑已用到最高量，這種劑量不可超過兩天，會引起副作用，所以以為老師的生命就剩這一、兩天。九點、譚寶珍來，我們都散去睡覺，因恐還有一夜待熬。下午三點二十五分淑靜來電，說就在這一、兩小時了。我趕到醫院時是三點五十五，蔡老師、月惠、鴻貞、淑靜、寶珍、徐端等都在場，我回頭一望，元一進來。醫生說老師是三點四十過去的，當是時淑靜與寶珍站在一角看醫生給老師注射最後一劑強心劑。而我們此時站在身旁並不覺得老師已經離去。

「老師是安心地過去了！」計程車上，握著師母的手，我這樣對她說。師母雖然悲痛卻很鎮定，喃喃地說：「怎麼這樣子快呢？我以為他要活到九十八歲的！」師母、親愛的師母，老師臨終就是牽掛著您！就如同您說的，老師這幾個月愈來愈愛您。不時要您坐在身邊拍著您的手說：「少年夫妻老來伴！」我可以想見他這一向對您的徘迴與眷戀！他要我們愛您如愛他，敬您如敬他，念您如念他。他的學問早已作完，無牽無掛，「古今無兩」，後人如何湊泊是後人的責任，與他無干。而他對您的深情卻是沒有限量！他要我們化作千百億個身形來陪伴著您，使您不寂寞、不悲痛！否則他不會用他強大的意志力量緣出兩個小孫女、一個忠誠的乾兒子、和一個細心的乾女兒。而我、我們這些深受老師教誨的學生們，當會從此無二心，侍師母如侍恩師，常常與您相伴！來年墓園修好，我就回來陪您去老師身邊散步。以後就如同以往，我還是會常常回來探望您！老師，請您安心！我再也不敢偷笑您對馬戲班小女孩的情愫了，我算是領受到您對師母的深情了——遍青山啼紅了杜鵑——您曾說，這就是最美的中國文字，不是嗎？

淳玲泣寫於美國加州，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。